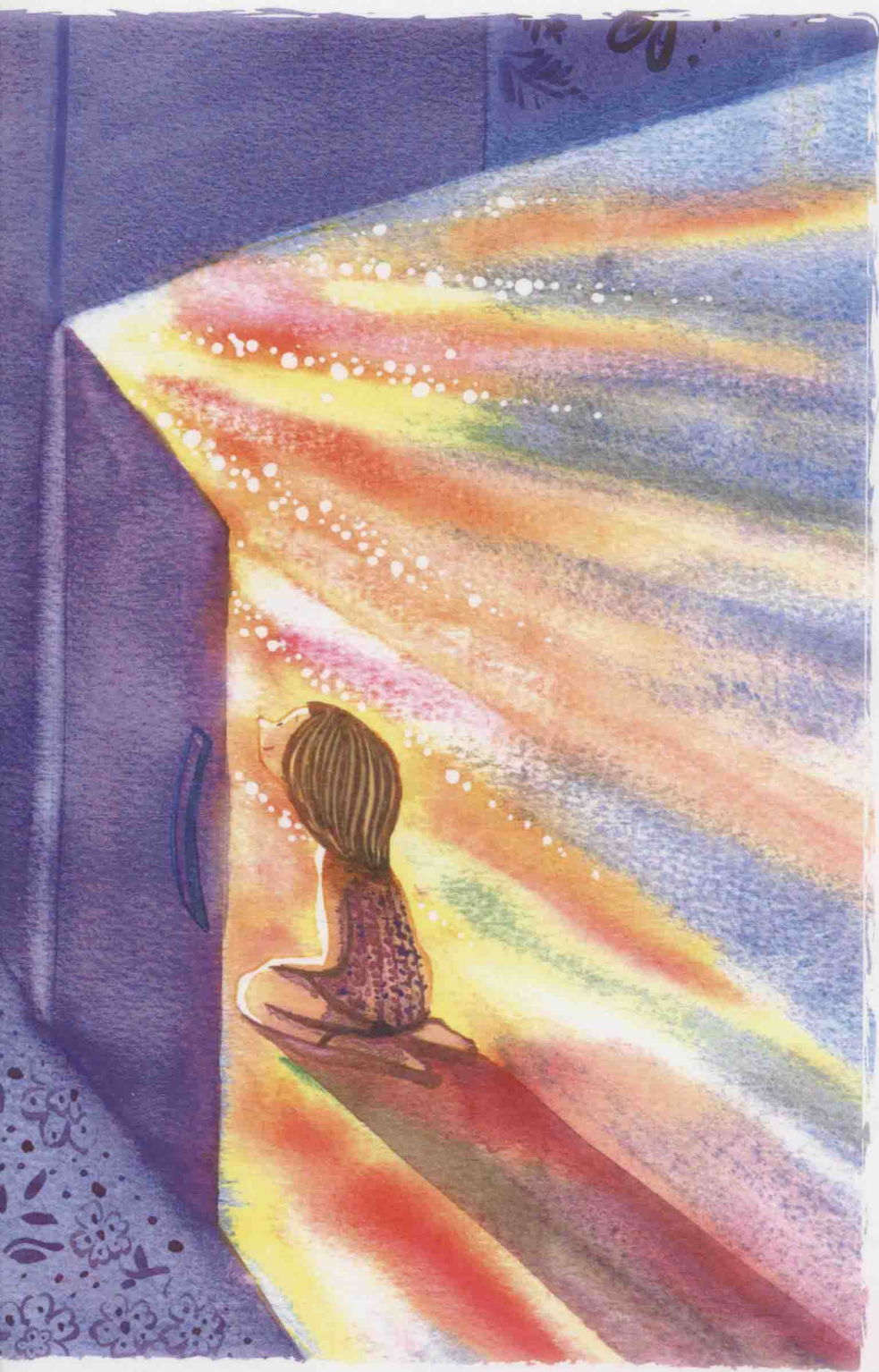


藏梦

——外国经典童诗选

韦苇等译 苏打图

复旦大学出版社



藏梦

——外国经典童诗选

韦苇等译
苏打图



复旦大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藏梦——外国经典童诗选/韦苇等译;苏打图. —上海:复旦大学出版社,2015.8
(复旦版童诗绘本)

ISBN 978-7-309-11572-7

I. 藏… II. ①韦…②苏… III. 儿童诗歌-诗集-世界 IV. I18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5)第 148673 号

藏梦——外国经典童诗选
韦 苇 等译 苏 打 图
责任编辑/谢少卿

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
上海市国权路 579 号 邮编:200433
网址:fupnet@fudanpress.com http://www.fudanpress.com
门市零售:86-21-65642857 团体订购:86-21-65118853
外埠邮购:86-21-65109143
上海丽佳制版印刷有限公司

开本 787×1092 1/16 印张 10 字数 83 千
2015 年 8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309-11572-7/I·930
定价:39.80 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向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发行部调换。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序

徐 鲁

现在大家都很推崇“民国范儿”。至少在民国时期的许多文人那里，能够把作家、翻译家、学者、教授乃至编辑家、出版家等身份集于一身的那种博雅的“通才”风范，在当下已属凤毛麟角了。能使用自己的母语去写点东西的人，未必还有能力去做一些文学翻译；可以翻译一些东西的人，又未必具有学术研究的素养；可以去做点学术研究的人，似乎又与能够长袖善舞、呼风唤雨的编辑出版家相去甚远。然而在民国时期，能够把所有这些本事都集中到自己身上的人，却比比皆是。因此，每每谈起“民国范儿”，“教我如何不想她”？

序

韦苇先生，却是一位在创作、翻译、学术研究、文学教学领域都取得了不俗的成果和成就的“通才”式学者。创作上，他自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就开始发表作品，近些年结集出版了自己的散文集、儿童诗集；翻译上，尤其是对苏俄儿童文学的翻译，以及从俄文、英文转译的其他语种儿童文学名作，可谓不遗余力，出版过多种脍炙人口的中译本；学术研究上，他出版了世界童话史、

世界儿童文学史、俄罗斯儿童文学史等方面的若干著述，是公认的世界儿童文学史研究专家；教学上，他又是浙江师范大学儿童文学研究与教学方面的资深教授，可谓桃李满天下，近些年又在全国师范院校的儿童文学阅读、教学领域，赢得“粉丝”无数。环顾四周，我发现，至少在儿童文学界，像韦苇先生这样的“通才”式学者，其实是不多的。我甚至还有一点感觉，即便韦先生已经展现出来的这些成果和成就，已经足以使人敬佩了，但是与他身上潜在的才华相比，他仍然是一位“未完成的天才”。这是因为，他的前半生，他最好的年华，却被那个荒唐、动荡的时代大环境给压抑、耽误和摧折了。至少，他的文学创作之路，似乎刚刚开始就宣告了结束。这实在是太可惜了！

以上算是一些题外“闲话”。现在回到《藏梦——外国经典童诗选》这本书上来。

这本儿童诗选虽然并非韦老师一个人所译，但是全书以他的译作为主，其他翻译家的译作，无疑也经过了他作为“选家”的目光与标准的精挑细选。所以，我很愿意把这部童诗集视为他不久前出版的《听梦——韦苇童诗选》的“姊妹篇”。这两本书就像一只飞鸟的两个翅膀，托起了他在儿童诗的天空里追寻了半个多世纪的“中国梦”和“世界梦”。

有人说过，诗是不能翻译的，因为真正的“诗意”是无法翻译出来的，甚至就是被翻译家“丢失”的那一部分。但是，在韦苇先生的儿童诗翻译中，那些快乐的、美妙的诗意，似乎是不会“丢失”的，这其中的秘密，就在于他本人也是一位擅长儿童诗创作的高手。在别的翻译家那里可能被弄“丢失”的东西，我们却可以从他译出的诗行里发现和找到。虽然，那也可能带着他自己的“意会”和“二度创作”。不过，我觉得那也不要紧。至少，那是一位诗人与另一位诗人之间的灵性互译、转换与致敬。美妙的儿童诗，也许只有擅长写儿童诗的人来翻译，才是最佳的选择。

这本童诗选集里的儿童诗，所抒写的内容，所表达的主题，所采用的样式，所展现出来的不同民族、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儿童生活与儿童心理……真是莺飞草长、斑斓多姿，让我们看到了儿童诗这种美丽的小文体，在全世界范围内的不同形态与神韵。可以说，这一本诗集，给我们形象地展现出了一个儿童诗的“小世界”。这个小世界是那么小，又是那么博大；这个世界是那么天真、单纯，又是那么丰富多彩，托载着无边的想象与无法言说的纯真、善良与美丽。

最好的儿童诗，一定是有趣和“好玩”的。因此，我们在这本选集里看到最多的，是带有夸张、幽默、荒

诞、快乐风格的童话诗，如《公主丢了珊瑚项链》（捷克：赫鲁宾）、《病人在几楼》（塞尔维亚：乔皮奇）、《南瓜》（英国：格雷弗斯）、《石头伸开四只脚》（俄罗斯：楚科夫斯基）、《贝尔格莱德出了乱子》（塞尔维亚：鲁凯奇）、《蘑菇爸爸买帽子》（乌克兰：斯吉尔马赫）等等。我们选一首较为短小的《蘑菇爸爸买帽子》欣赏一下：

蘑菇爸爸从市场上回来了，
买回来厚厚一扎树叶帽。
小蘑菇一个个踮起脚尖，
正使劲儿往林子里头瞧。
蘑菇爸爸对孩子们说：
你们别站起来东张西望，
瞧我给你们买回来树叶帽，
你们就都在树叶帽下悄悄躲藏，
不然，村里的小姑大婶一来，
就统统把你们采去做成汤。

这实在是一个有人物、有场景、有表演、又有对话的小童话，有着清新和快乐的诗意。原诗中的幽默、俏皮与快活的气氛，在译者富有童趣的浅语里得到了再现。

同样具有幽默、欢快、夸张风格的，还有大量的儿

童生活故事诗。例如《是大还是小》《妈妈》（俄罗斯：沙霍杰尔）、《给你写信》（俄罗斯：阿肯姆）、《我学写字》（比利时：卡莱姆）、《妈妈睡着了》（俄罗斯：勃拉盖妮娜）、《冬天，窗内外的谈话》（德国：布莱希特）、《雀儿》（意大利：罗大里）等等。

这些故事诗中有人物、有故事、有细节、也有对话。儿童诗中的叙事性，应该是中外儿童诗的一种独特的风味和宝贵的传统，但是，现在的许多儿童诗中却已经变得稀有了。这是很可惜的。

《冬天，小窗内外的谈话》的作者布莱希特，是德国著名的诗人、剧作家和戏剧理论家，他在这首童话诗里，假借小麻雀、啄木鸟和金莺的口吻，替自然界的一些弱小的动物，向孩子们发出了请求关爱与救助的呼唤。而孩子们的友爱和怜悯之心，也被小鸟们真诚的请求所打动和唤醒了，他们向这些弱小的生命伸出自己温暖的关爱之手，提供自己力所能及的援助。俄罗斯诗人沙霍杰尔的《妈妈》写得那么短小，却令人过目难忘，诗人翻译得也很单纯传神，那句“天下第一大的大船”很符合小孩子的口吻。

妈妈！我爱你，妈妈，

我这样来爱你，妈妈：

我去造一艘天下第一大的大船，
大船的名字我就叫成是“妈妈”。

抒发热爱祖国、热爱家乡、热爱大自然之情的儿童诗，在这本诗选集里也占了很大的比重。这些题材不仅丰富和扩大了儿童诗的“容量”，也为我们常说的“儿童诗的世界很小又很大”，提供了足够的例证。例如《棕鸟飞到南方去了》（南斯拉夫：拉东希科夫）、《没有比家乡更好的地方》（乌克兰：佛朗科）、《少年水手之歌》（挪威：埃格纳）等。《少年水手之歌》一诗的结尾写道：

我们走遍了全地球，
我们熟悉全世界每个港口，
但是我心中还是想念挪威，
巴望早早回到我们自己的家。

再看那首《别碰燕子》（吉尔吉斯：姜格杰夫）：

别碰燕子！
别捅它的窝！
它是从很远的地方飞来的，
在咱们这里孵小燕子哩。

鸟儿是咱们的朋友呢！
让夜莺停落在屋旁，
在咱们窗口歌唱美丽的春天，
让鸽子在天空
把悦耳的哨音撒满咱们的土地！

真挚的爱国情怀，热爱大自然、保护小动物的爱心和美德，一定能在中国的小读者心中唤起更多的共鸣。同样是热爱大自然主题的，还有那首短小的《松鼠》（俄罗斯：孔拉企耶夫）：

松鼠从松树上跑下来，
津津有味地吃我手掌上的榛果。
它从此就认得我了——
知道我不是敌人，是朋友。

序

亲亲大自然，这是一个多么美好的愿望。大自然是属于每一个人的，我们不要去伤害它、破坏它，也不要去疏远它和冷落它，而应该像善待我们的生命一样去善待它、珍视它。

前面提到的那首故事诗《贝尔格莱德出了乱子》，也包含着尊重动物、热爱自然的主题。一只狮子突然跑

出了动物园，来到了城市大街上。于是，全城人都惊慌失措，如临大敌，有的人甚至吓得抱头鼠窜，以为狮子肯定要咬他们、吃他们的。其实，这只是城里人的庸人自扰和自我恐惧。他们只是想当然地夸大了狮子凶猛的那一面，却没有想到，狮子也有和善、友好和温柔的那一面，狮子也会想家，也会怀念自己小时候出生和生长过的非洲草原——它们自由和可爱的老家。关爱大自然，关爱大自然里的每一株小小的绿色植物、每一个小动物和每一只小小甲虫，就像关爱我们自己。这是这本儿童诗选集中随处可见的主题。儿童诗虽然篇幅短小，表现的主题和情怀却非常博大。它们引导着小读者在关注自身的同时，也渐渐会感觉到人类与土地、与动物、与整个大自然生态密不可分的相互依存关系。

生活哲理小诗和寓言诗，也是这本儿童诗选集里俯拾即是的篇什。这类小诗大都用简单有趣的小故事、小细节，形象地告诉小孩子，“什么是好，什么是不好”。例如《善良》（比利时：卡莱姆）这首小诗：

要是苹果只有一个，
它准装不满大家的提篮。

要是苹果树只有一棵，
挂苹果的树杈准覆不满整个果园。

然而一个人，要是他把
心灵的善良分撒给大家，
那就到处都会有明丽的光，
就像甜甜的果儿挂满了果园！

童趣和理趣，都是通过最简单的浅语表达出来的。再如《橡树》（俄罗斯：沙霍杰尔）一诗，译者用了很多汉语中的双声叠韵词，很符合小孩子的语言表达特点和语言接受习惯：

寒风呼呼吹，冷雨哗哗下，
橡树稳稳的，压根儿就不怕风吹雨打，
是呀，有谁见过橡树感冒的呀——
孔孔咳嗽着，鼻水淌得滴滴答？

用最简洁、形象的语言，用小读者喜闻乐见的文体形式，去帮助他们认识大千世界，教他们去获得一些生动有趣的自然科普知识，这也是儿童诗的一个独特的功能。这本诗选集里就有不少这类有趣、好玩的“科普儿童诗”。例如《鲶鱼》（俄罗斯：沙霍杰尔）：

鲶鱼

从小就什么都靠自己。

小鲶鱼才出世，
就得自己想办法过日子。
自己去找东西吃，
还晓得怎样把危险躲避。
妈妈从来不娇惯它。
小鲶鱼嘴边
左右晃动两根小胡子，
什么都自己对付，
自己拾掇、自己打理！
没有爸爸妈妈帮助
日子过得真不容易！
但是它长大了，
它不给自己也不给父母丢脸，
水底世界里
就数鲶鱼最争气！

这其中有小鲶鱼的样子、生活习性的认知，也有拟人化的美德引导和励志的意味。《鱼儿睡在哪里》（俄罗斯：托克玛科娃）、《小瞪羚羊》（土库曼斯坦：努·拜拉）、《小树》（俄罗斯：法尔哈季）等，都是自然认知的科普小诗，而且都饶有诗意、富有童趣。

例如这首《小树》：

“小树，
你在我们园里
都做些什么？”

“春天的早晨
我往高处长，
长得高高！”

“那么，晚上
你在我们园里
都做些什么？”

“晚上，我的叶子都成了小手，
掌心把星星高高托着！”

《雾》（俄罗斯：托克玛科娃）这首小诗，也是用夜、森林、小树、树桩、鸟、野兽、蘑菇等等形象做衬托，把看不见、摸不着的雾，写得活灵活现，使人如临其境：

序

夜里，谁悄悄偷走了森林。
昨儿傍晚它还在的，今早就不见了！
什么也没留下，连一棵小树，连一个树桩，
放眼望去四下里就白茫茫一片。
鸟呢，野兽呢，都躲哪儿去了？
这会儿我们还往哪儿去采蘑菇呢？

《夏季，冬天住在哪里》（拉脱维亚：瓦采吉斯）那一首，也写得充满想象力，饶有童趣，结尾两行尤其有味，翻译得也好：

夏季，冬天就钻进了衣橱，
爬上了衣架。

皮帽，绒衫，卫衣，
还有手套和它们在一起。

夏季，冬天就躲进了贮藏室，
那里，它和滑冰鞋，
和雪橇、滑雪板，
安静地睡成一堆。

夏季，它住进了冷饮店，
和它做伴的有冰糕，
还有巧克力冰淇淋。
等到雪花又飞，
冬天抖抖身子，
从衣橱里走出来，
于是夏天躲进贮藏室。

夏天会不会躲进冷饮店？

这我们可就知道了——

冬天，冷饮店锁着门。

韦苇先生是我十分尊敬的文坛前辈和老师，我和他认识也有二十多年了。在我的书房里，他题签赠给我的著作，还有我自己买回的他的各种文集，有很长的一排。这些书使我深受其惠。我很喜欢他的书，无论是儿童文学史学著作，还是翻译作品。记得鲁迅先生曾说胡风有一个“缺点”：“文字的不肯大众化”。我之所以喜欢韦老师的文字，其实也正包含了他“文字的不肯大众化”这一点。不仅是他的著作文字，就连他平时的书信、写在著作扉页上的赠言，甚至一封处理普通事务的“伊妹儿”，也都“不肯大众化”，总要弄得别出心裁，总会带着那么一点儿“另类”风格和小浪漫的情调。这一点，凡是与韦老师认识的、打过交道的人，我想也许都会有同感。

序

这是什么原因呢？后来我明白过来了，原来，韦老师不愧是学外文出身的，他接触了太多的西欧的、特别是俄罗斯的语言和情调。他在处理一些交际细节与语言表达上的别致、另类、幽默和小浪漫，不正是一种不知不觉的“欧化”，一种“俄罗斯化”吗？我在阅读俄罗斯

作家的回忆录、散文和书简时，甚至在与一些俄罗斯作家的交往中，就会与这种处事细节、语言表达上的别致、另类、幽默和小浪漫不期而遇，而且会觉得“甚合吾意”。

承韦苇老师信任，让我为这本外国儿童诗选写篇序言。我既感到荣幸，也未免有点惶恐和惭愧。因为我不懂得外语，无法从人们常说的“信达雅”的标准去评判韦老师的译诗。中学时代我学过一点点俄语，大学时又念了两年英语，出来工作后，又曾花费了一些时间，和我的一位德国朋友、科普作家雷纳·科特先生“比赛”，他学汉语，我学德语，看谁能先学会用对方的母语来做简单的对话。但是最终，我也没能坚持下来。倒是科特先生，现在已经可以用简单的汉语给我写“伊妹儿”了，想来真觉惭愧啊！因此，我也对既能用母语写作，又能用俄语和其他语种来翻译一些文学作品的韦苇先生，感到由衷的敬佩和羡慕。

拉杂写出上面这点读后感，就教韦苇先生。不当之处，还请韦老师和本书的读者指正。

2014年11月12日，写于武昌东湖梨园